

©2010 by Breakthrough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意外的發現

女兒是待發的箭,沒有預報,當知道的時候,她 已獨個兒飛向未明的戀愛……



初夏某個週六的早上。我因為預備週日的工作回到辦公室,女 兒們都外出了,家裏只剩下太太。辦公桌上的電話驀地響起——

「寶玲,你回來一下……我打掃的時候,偶然發現諾的畫簿……你還是回來再說。」太太在電話另一邊說。

「好的。」我感到有點兒不尋常,掛了電話馬上往家裏跑。

回到家裏,太太把我帶到女兒房間,拿起小女兒孫諾那一直放在書桌上的畫簿,翻了幾頁,向我示意裏面的內容——穿着校服的一對男女,拖着手、倚偎的畫像。

「女兒拍拖了。可是我們全不知情。|

「嗯……」

我是矛盾的,既覺得侵犯了女兒的私隱,可也感到某種失落。 畢竟,女兒從小到大與我們都是無所不談。在記憶裏,女兒們什麼 時候完成了文章和畫作,都急不及待地拿到我們眼前,不然就到處

放。與其說家人之間好像沒有什麼祕密,不若說那是一份信任,無條件、敞開的展示和接納。可這天早上的「發現」,意味着這份信任 還是未經考驗的。

女兒就像一根快要離開的箭,如紀伯倫的詩所言,孩子們總有那麼一天。這是我懂得的。**只是要發出那一刻,我卻一無所知,這種失落也是一種失重……**是孩子不能信任父母,還是父母不能信任孩子?

該怎麼向女兒解釋和尋問?解釋是因為我們未經她的允許闖進了她的空間;尋問是因為那份失落,莫名的失落。那不僅是交友的問題,也是我們之間的信任——在那一刻統統給否定了。在女兒回來之前,太太和我反覆地討論。

女兒回來的細節已經忘了。雖然太太一開始就為無意間看到她 的畫簿向她道歉,只記得女兒反應很大,也許是生氣我們未有得她 允許,更可能是因為我們知道了事件而害怕。

不知怎的,這次的對話,並沒有讓我們能誠心開放地面對這

事。是女兒沒有,所以我們沒有,還是我們沒有,所以女兒沒有? 無論如何,這次的「處理」未有使隨後的日子更好過,不管是女兒 還是我們。

女兒選擇了獨自面對她在感情上的跌撞,我們也無奈、無助、 無能地觀看她的獨自。



——就是初戀發生,然後發展「地下情」,女兒世界的 軸心全然傾側,漸而崩塌……此為序幕。

該在我裏頭成長的自己沒有長好,支 撐不住身軀,就像個軟弱的皮囊,總要依 傍別人。少年時代朋輩影響看得比什麼都 重要,而孩提時對家人的依賴彷彿亦會失 效,被突如其來熱騰騰的愛情替代。

> 戀愛衝昏頭腦,許多時候是真 切的現實。被愛的感覺可遇不可求,

有如鹿撞,有如飄仙,有如寒冬來一個 熱水澡,是不能言盡的滿足快樂。在學校 因為學業對自己徹底失望的我,這份新鮮 的愛情就像沙漠甘霖,雪中送炭;我原不 相信有家人以外的人會如此愛我疼我,後 來總算給證實了,也就毫不猶豫轉身一頭 栽過去。

於是我每天回家就伏在電腦前面,爭取時間與別班的他在 msn 上見面、聊天,到晚飯時才出廳露一露面,吃完又回去關在房裏直 到深夜。當時家裏只有一台電腦,被我如此的壟斷,家人不解也不 滿,那些日子為此爭吵不斷。**爸説,當時的我,在愈走愈遠,離開 了家,甚至不層回頭説再見**……

初戀幼嫩鹵莽的來龍去脈比什麼都刻骨銘心。那是同校同級的男同學,中二那年曾經同班,當時害羞的我從來跟男生沒有幾句。 直到中三,在當時興起的聊天室跟包括他在內的幾個男生聊開了, 無端給取了個令人哭笑不得的花名:小甜甜。而只有他,不論是踏 出課室碰上,還是離十丈遠瞥見,開口閉口都喊着那個名字,一副 愛逗的樣子。起初只是鬧着玩,閒來在 msn 說笑,漸漸愈走愈近, 給逗出真感情了。

我這個人耳根子軟,一聽見那些動人的話,彷彿有什麼從腳跟 到髮端迅速在我裏面溜過;陌生卻難以抗拒,不可思議卻又如此真 實。自零六年中四的某天以後,**我的世界變了;就像月亮一樣,心 甘情願環繞着地球,轉**……那股引力是如此強大,真的,也不需要

許多的理由,就足以叫你目不轉睛,把全宇宙都拋諸腦後。



我自小跟爸媽的關係雖說是很不錯,卻甚少談到愛情這個話題。也許是中國人骨子裏總覺得不好意思、難為情,面對爸這男子 漢大丈夫固然難以開口;媽嘛……大概是預見到她那瞬間變色的臉, 就自然卻步。

況且學校、教會統統都不鼓勵(並非禁止)情竇這麼早開,結果只知會了寥寥幾個朋友,免得麻煩。我和他,天天就好像去犯事 一樣,鬼鬼祟祟的。

可是這個祕密藏不了多久。二月才開始的事,四月就給揭發了。那天回家被傳召到客廳,父母親大人分坐在飯桌兩邊,凝重地打開話匣子:「先要跟你說句對不起,媽無意偷看,只是打掃的時候看見在你書桌上的畫簿,就隨意翻翻,以往你畫了什麼都會給我們看,所以,嗯……你……是不是拍拖了?」

穿崩的感受哪有好過的,我還來不及反應,臉色即變,就像在 人面前被扯光了衣服,只想馬上瑟縮蹲下,逃避不了那些目光就破 口大罵:別看!再看就把你戳瞎!

之後的對話是怎樣我都忘了,只記得那天以後是噩夢的開始。 因為我的隱瞞叫爸媽格外掛心,掛心難免附帶着控制,不許我這個 那個;控制編織了不信任,燃起了許多許多口角。我愈想愈不明白, 同學朋友的家人都沒把談戀愛當作一回嚴重的事,甚至不聞不問, 也不須特別知會,為何我的下場卻像做錯事一樣?

我甚至遷怒於大家過往親暱的關係,寧願爸媽像別的父母,「放開一點」。因此對於父母忽然的介入,我只有惱羞成怒,跟他們的關係變得前所未有的差,而這些在家裏頭的衝突,亦漸漸蔓延到我和他的關係之上。爸、媽、我,和他,都沮喪了,生氣了,吵架了,受傷了,哭了……然後,像骨牌一樣,我們的世界開始崩塌。

*

七月,我和他因着什麼理由也好,一天一小吵,兩天一大吵。 於是,他說,還是分開一下吧,這樣吵下去,誰也不好受;保持一 定的距離,大家也許會好過一點。他再加上窩心的一句:不管怎樣, 還是會在我身邊。因此我們同意分開,我認為那只是暫時而已。

現在回想,對啊,有好些情誼,就是不能走得太近;月亮離地 球太近,潮汐也會受影響吧。所以那個距離,始終要保持着,從開 始,直到永遠。

可是當時我的眼裏只有他,沒多久便按捺不住這種不遠不近、 若即若離、時冷時熱的感覺,無時無刻在左右我的情緒,使自己、 身邊的家人朋友,還有他,都難受。

兩個月後,那「暫時」的分手終於變成了真正的分手,他的蹤影漸漸消散,我的世界失去據點,完全塌陷。像失去地球的月亮,像沒有樹幹的大樹,也像迷途的孩子……現實與期望的落差讓我又丢掉了自己,造成了那一整年沒完沒了的折騰……



當戀愛臨到十來歲的少年人,那是整個世界軸心的轉移。由醞釀曖昧、初嘗拍拖滋味,到耍任性、鬧分手,彷彿是從天堂跌落地獄——而這個世界,不管是喜是悲,總是沒有父母的份兒。有些父母是不聞不問的,或説要管也管不着;有些則過度緊張,高壓嚴打緊盯,兩代仿成仇人。

本書記述孫寶玲父女的故事,他是神學教授、牧師,也是一個為女兒燒菜、逗樂,幸福的爸爸,有一天發現女兒戀愛了,噢……原來是沒有通知的。未幾,女兒的情事生變,情緒一落千丈,如入一條陌生的隧道,不知道何時到盡頭。女兒的抑鬱、不止的眼淚、自殘的血痕,令父親的心緊緊揪痛,也提心吊膽,誰知道她還會做出什麼傻事?

這一課,女兒必須學習去面對;這一課,父親也必須學會放手……

「這些日子,我開始為自己禱告,求主教導我看清楚自己,也真的學會讓 主當首位,而不是應允我心意。我想,如果我真的學會放手,我才有真正 的平安和喜樂。|

